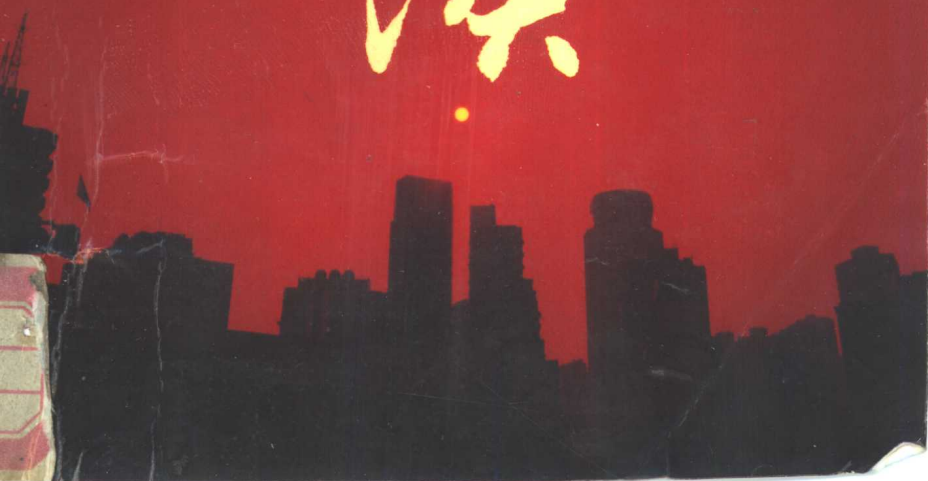




(香港)梁凤仪著

香港最新畅销书

女人淚





香港最新暢銷書

強人泪

(香港) 梁凤仪 著

(香港) 勤十緣出版社 人民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 133 号

责任编辑:邓宝珠 董恩博

封面摄影:陈辉

封面题字:何文汇

强 人 泪

人民中国出版社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合作出版

勤+缘出版社

(香港鲗鱼涌华兰路)

益新工业大厦18楼B室

新华书店全国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07200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065-382-X/I·068

定价:7.30 元



作者像

自序

香港被世人誉为机会之城。

的确，本城每日都有无数奇迹涌现，成为孕育富豪的温床。几许贫无立锥之地、手无寸铁的人，在几年之间，可以跃升为名满香江的大亨财阀，他们的历史顿成香港人努力奋斗的激素。人人都翘首冀望，明天就是自己冒出头来、叱咤风云的日子。

究竟奇迹产生的先天与后天因由何在？在金马玉堂的架势之后，埋藏多少辛酸、困扰、险阻、奸诈？成功是否单独建筑在勤奋与机缘之上？抑或要以出卖良知为换取权势富贵之条件之一呢？

《强人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主人翁绝无其人。然，这位商界巨子如何循着本城由英属殖民地发展至九七过渡期的路向，跟顶层社会内的官商势力勾结，互相利用，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与经济目的，以及成为强人之后，私生活的放荡与节制如何调协，在在都有可能是存在于大都会内的事实。你读了，会心微笑之余，会有更深的愤慨。

梁凤仪

政府最高决策层的办公室，等闲人物固然不可擅进，就是社会顶尖儿的工商界与社团头头，因事要求相见，也必须透过秘书相约，这是必然的程序。

只有赵一波是个例外。

这最近，每逢早上八点十五分，他可以不需通过预约，直接叩高定富司宪办公室的门，跟这位在政府里头名义上坐第三把交椅，但实质上有极多实权在手的高官促膝谈心，共谋大计。

早些时，赵一波多在本城首席银行家约翰法兰陪伴下，拜候高定富。渐渐赵一波变成独行侠，证明跟这位政府高官的关系已相当亲密，无需引荐有人了。

这天，赵一波的座驾比平日早了五分钟已抵司宪的办公大楼。

赵一波快步走上二楼，直趋回廊尽头，轻轻叩了高定富司宪的门。

随即推门而进。

差不多是同一时间，高定富也准备开门迎迓。

二人因此而碰个正着，互相重重的握住了手。

高定富问：

“看到早报没有？”

赵一波点头，说：

“西报报道得比较得体。”

“这个当然。他们有的是一手资料。”

“中文报章对叶祖铭辞退所有公职一事，有点存疑，尤其是一两张用心调查新闻的报章，都有特稿披露，推测叶祖铭可能是受到压力而被迫请辞。”赵一波煞有介事的说。

“老兄，”高定富拍拍他的肩膀，问，“你担心？”

“有一点点。”

“少担这个心，此事已获得圆满解决，我们还来不及庆祝呢，你应该休息半天，把时间消磨在高尔夫球场之内，彻底的乐一乐。”

赵一波依然愁眉不展，带一点顾忌。

“请容许我说句实话，希望不致于误撞老兄民族的尊严。你们中国人在政治上最失败的地方有二：其一是人所共知的，不团结，但求本身利益可保，那管同族人瓦上之霜。我们完全同意，一个日本人对付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才智极端出众，艰苦奋斗的磨砺精神尤其了得，所以一定赢。然，十个日本人对付十个中国人，中国人一定输，因为你们不肯同心合力，互相猜疑，只求自保。”

高定富所言并非无理。赵一波身为中国人，纵使现今极多利害关系都得跟高定富联手合作，同气连枝似，然，被外族如此坦率地指出自己民族的丑陋弱点来，也实在汗颜。

当然，赵一波能有今日一等一的江湖地位，腹内自可划船，他只是内心觉得微微的羞愧难堪，表现上依然不露声色，且笑着再引导高定富批评下去。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赵一波从身无长物，直至如今位列顶级富豪，谦虚静听人家的评论是其中一个成功因素。

“定富，你请直言不妨，中国人的不团结是至大弱点，众所周知，第二个政治手段上的致命伤呢？”

“中国人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与毅力，十场战役必定十场都败下阵来。中文报纸有什么宝贵发现与意见，风起云涌大肆批评一番，搞得一时间满城风雨；之后，就必然消

声匿迹，纯粹是本城人典型性格表现。以这次叶祖铭的辞职为例，莫道绝大部分中文报章没有线路可以知道来龙去脉，就算有，大不了扰攘抨击几天，就复归平静，没有人会劳心劳力追寻真相，追究责任到底，必定会事过境迁，不了了之。”

高定富再强调一句：“从来都如是，我未见过例外。”

高定富的推论并不尖刻，这完全是看透之后直话直说而已。

赵一波差不多想搭腔说：水门事件如果在本城发生，包保尼克逊平安渡过难关，绝不会因此而下台。他之所以过不了新闻界穷追猛打、破釜沉舟的一关，最主要是整个美国社会都有一种要水落石出，还我公平的民族性格。一天事件不明朗，一天不放松，全民要求解释，全民渴望澄清，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非富与贵中人所可能抵挡。

本城之所以容易有发展机会，人们最忽视的一个特异功能，是城内既有最先进的科学专业知识辅助社会各方面的进展，而仍然存在着极落伍的封建时代形式的朋比为奸手段，这不是中上层的人有资格与有机会洞悉的。

必须要爬到了顶尖位置的政客、商界人士，才能洞悉乾坤。

高定富对这种情况太瞭如指掌了，故而一点也不担心。他不住拍赵一波的肩膀说：

“你以后要辅助利必通银行实行集体交收股票计划，再有人会站起来投反对票了，在政策拟定通过上也简便得多，实在可喜可贺。”

赵一波点点头，这倒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他离开了高定富的办公室，还未到九点。

想一想，诚如高定富的建议，放自己半天假，到粉岭高尔夫球场去乐半天，也是正经。

赵一波的座驾是编号 DX 八一七三的老款平治四八〇汽车，奇怪不奇怪？本城有数的富豪，坐这么一辆过时的汽车，且车牌毫无突出之处？

记得有一晚，赵一波非常破例地应顾善真爵士的邀请，出席电视台一个为慈善筹款而设的晚宴。

宴席之间，当然还有电视台安排的，极尽精彩能事的歌唱综合节目，直扰攘至深夜才散局。

一大班嘉宾候在六星级君度大酒店门前，等司机把座驾驶来。

先驶来的一辆是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全身金光灿烂，再加一位穿着白色制服，戴上帽子的司机，“嚓”地一声，停在赵一波跟前。

酒店的领班连忙抢前拉开了车门，恭恭敬敬地对赵一波说：

“赵先生，是不是你的车子来了？”

赵一波微笑着答：

“不是我的车子，我的是部小车子。”

话刚说完，身旁走出了一男一女两个混血的假洋鬼子，那一身的打扮，是分明的情侣装。然，肉麻得近乎恐怖。

堂堂男子汉，穿一身的白礼服，再加粉红衬衫，胸口一大撮同色厘士绉褶，似那些贵妇狗的胸毛，令人看得尸胃。

女的是白色丝缎蓬蓬裙，缀一朵朵粉红玫瑰，这还罢了，低胸无肩的晚服，还要刻意的放另一朵粉红玫瑰在人为压力下涌现的乳沟之间，像一朵鲜花别在白蒙蒙的猪鬃

屁股之上，令人啼笑皆非。

男的一位向酒店领班怒目而视，怪责他有眼不识泰山，把眼前漂亮座驾的主人翁认错了。

一把拖着了他的太座就上车去。

赵一波看得趣怪，问旁边的一位商号老朋友：

“这对璧人是谁？”

“本城专做女性化妆品生意的，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城内女为悦己者容者众，故而也造就了一些暴发户吧。”

赵一波笑，心想难得之至。

这人要多少身家才买得起一辆数百万的劳斯莱斯呢，依自己的标准，如果视车子为需用的交通工具，价值应是资产内的百分之一，如果是玩物，也不可超过百分之三。这么说，本城真是太晓得制造富翁了。

赵一波没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肆意地推测有些人，喜欢把全副身家穿在身上，或放在人人看得见的座驾之上，还可能来个分期付款。

他从不低估任何人的实力。

美丽而威煌的劳斯莱斯绝尘而去之后，大酒店门前又驶来了一辆最新款的平治五百，雪白色的车身，闪闪生光，似足一匹毛色均匀明亮的白色骏马，谁个策骑其上，都必然威风凛凛。

司机是酒店代客泊车的专人，跳下车来，准备把这辆漂亮至极的名车交回它的主人。

又一次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主人翁不是赵一波。

在身旁闪出一团艳光，劲道十足的窜进车子里去。像一扬马鞭，就疾驰而去的骏马，那辆平治在各人还未定神细看清楚之际，踪影已杳。

站在酒店大门口的人议论纷纷，都说：

“红极一时的杜湘盈，真正风生水起。”

啊！原来是电影明星！

赵一波在心上微微笑，他想，明早要给本城纺织业大王傅裘新摇个电话，取笑一下他的这位老朋友，怎么近日如此的慷慨，大手笔地支持仁孚的生意，该公司股份平稳，近年得力于美人爱名车的趋势，事在必然。

这杜湘盈近期在那些什么影展得了个影后衔头，主演的电影又在淡风中企稳，就一时间声价百倍。

盆口开过给赵一波，他当时没有兴趣。

不是喜欢杜湘盈与否的问题，根本都无心情深究她的体型面貌，更未及安排见着她的言谈举止，赵一波的一颗心都放在与高定富联手铲除中央结算委员会的一头疯犬叶祖铭事上。

股票市场要实行集体交收制度，中央结算委员会内以赵一波为首的保皇党，屡屡想跟随政府意思行事，通过一些明显地对华资小经纪不利的议案，都被叶祖铭挑出漏洞来，一就发动舆论，或通知议员，制造箝制之声；一就干脆在会议上运用四位委员就能行使的否决权，将赵一波的如意算盘粉碎。

非要除掉他不可！

人人都在剩急钱之际，叶祖铭的阻头阻势，太不识抬举。既然不能奢望五年后仍然会像今天般，在本城有如居宝山，予取予携，因而，一定要狠心以各种可行手段谋夺盈利，机不可失。女人？要多少有多少？犯得着急？

这个姓杜的天皇巨星，就让价高者先饮头啖汤吧？赵一波并不介意在老友用完用剩，加以品评建议之后，才再

转为自己受用。

又不是长相厮守，更非名正言顺，女人不也等如一个球场，谁有心情，谁有时间，谁先用，就是这么的简单。

话说当晚赵一波的老式平治驶到君度大酒店门口之后，他跳上汽车，根本都不劳司机超时工作，他管自开回半山的住宅去。

赵一波就是如此低调的一个人。

他平时最喜欢用这部车牌毫不显眼的古式平治，顶怕有旁的不相干人把他的庐山真面目认出来。

这种作风，非但跟平常人有异，连跟他的独子赵伯滔都有天渊之别。

赵伯滔刚在半年前，才以一个惊人数字向政府投得一个“8”号车牌，以配合他新买的那辆银色林宝坚尼。

其时，赵伯滔还在美国念书，暑假被父亲召回本城，驻在赵氏企业学习当主席室的行政助理。可见年纪极轻，已是派头十足的阔少。所作所为所思，高调至极。

赵一波事前并不知道儿子有此举动。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当即下沉。

翌日，在赵氏企业的午餐例会上，赵伯滔打算趁人多势众，以各同事做挡箭牌，向他父亲报道此事，希望不会备受责难。

谁知赵一波并不卖帐，闻讯后笑笑，说：

“恭喜你，千金难买心头好，于你，是难能可贵，于我呢，更是如获大赦。”

各人一时间都回不过神来，包括赵伯滔在内，不明所以。

赵一波这才解释：

“从今日起，你若平安无事，固然上上大吉，万一有什么绑票行劫案发生了，也叫做咎由自取。在这个最紧要紧闭门窗，以防盗贼的时代，倒行逆施者，怎么还值得出手相救？”

赵伯滔的脸，红得像关公似，自出生以来，从未试过有此尴尬场面，恨不得眼前出现地洞一个，可以立即钻进去。

当夜，赵一波的妻林慕苓，铁青着脸跟他说：

“你有必要这样子在众目睽睽下数落自己的儿子？那一千几百万是什么钱，他反正不是问你要，那是我给他买的一个暑假小礼物。”

赵一波冷笑。

好一句“反正他不是向你要钱”。

母子二人是同一个模式印出来，同一个鼻孔出气。

他要捱尽几多艰辛，过尽几个多年头，才有大把钱塞到妻儿的口袋去，让他们摆阔？

无可否认，赵一波跟妻儿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直至不能弥补，似乎是意料中事。

赵一波坐在老式平治内，向着粉岭哥尔夫球会进发，心里头一想到种种跟妻儿不合拍的地方，他就心淡。

自中区驱车到粉岭，是一条冗长的路途。赵一波把头枕在后厢的座位上，闭目养神。

不期然地，他的精神飞驰到很多很多年前，当他刚刚与妻子相识的时间。

林慕苓那年还未够二十岁，一脸的娇嫩，实在掩饰不来。

赵一波是在寿山纺织厂见到她的。她刚到父亲的工厂

去做暑期工，故意扮老成，因而穿一条窄窄的直身裙，罩件外套，显得斯文，却依然稚气。

林慕苓是林江元配刘秀珍的独女，三岁大就成为无母孤儿，刘秀珍是患肝癌去世的。之后两年，林江续弦，娶了新妇马淑球，一年后就为林家添了男丁，取名林慕达。

慕苓从小就聪明勤力，学业成绩相当不错，很得父亲钟爱。加上，林江或多或少也有怀念亡妻的意识在心上脑际，故而对慕苓的长进，更多赞赏。

马淑球不是个心胸宽大的女人，但她有几分智慧，很晓得看眉头眼额。

她完全明白，跟林慕苓硬拼是不会有结果的，她手上的筹码太少，不足以力敌。

很简单，林慕苓本身条件好，不论相貌、人品、学识都在水准之上，如何会不俘虏她父亲的欢心？

更何况林江经营的织造厂，根本是继承岳父的衣钵。林慕苓的外祖父刘寿山早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南下本城，创业谋生。战后，有大把人回归国内，认为是绝好的翻身良机，刘寿山却对本城情有独钟、死心塌地。干脆把广州的生意结束，将所得全数带至本城，重张旗鼓。

后果如何，是不言而喻的，刘寿山开设的寿山织造厂，专门缝制重工业之工人制服，俗称“蛤蚧衣”，外销美国，可真订单不绝，其门如市。

刘寿山其实也是中年丧偶，妻子于战时在广州染上痢疾，医药接济成问题，结果一命呜呼。

刘秀珍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再娶？答道：“为你！”

只一句说话，秀珍谨记于心，决定终生图报。那年头，后娘的嘴脸似乎铁定是丑陋的，如何会不吓死？父亲宁愿

孤寂，都不要女儿冒被人刻薄的恶险，自然是伟大。

故此，刘秀珍连婚姻都放到刘寿山的手上去，由他做主意撮合，嫁与其时在工厂当部长的林江。

刘寿山比他女儿早死三年，一盘生意顺其自然由女婿林江承继。在这情势之下，林江对发妻的敬重，又添一重。

做事精明，永远不及做人醒目来得成就卓越。因为前者招人妒，后者获人怜。单靠自己的才具，发挥极都有限。

林江续弦娶的马淑球是个识做人，而懒做事的女人。她看到林江的出身背负着一连串刘家恩义，对这位硕果仅存的刘寿山血脉林慕苓就一直礼让三分。

完全不代表她这位后娘对前妻之女有半分真诚慈爱的意思。

马淑球认为她往后还有大把机会去揽权，去整治这小女孩，志不在一朝一时。

更何况，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是不成才，生下来就样貌不怎么样，马淑球认定了他是像足林江之故，加上天资愚劣，经常都把父亲气得七窍生烟，嘴巴老是那句话：

“小弟怎么能学到他大姊三成工夫就好！”

听进马淑球的耳里，当然不舒服。可是，她不会造声，所有的这些烂帐，都会有一天清算掉。

林江对于考上大学攻读商科的女儿，更是爱宠有加。他曾问林慕苓：

“为什么念商科呢？女孩儿家该攻读文科，比较适合吧！”

“我希望将来学成，能够助爸爸一臂之力。”

一句话逗得林江笑绝，每一想起，就翘起大拇指夸赞女儿既有才学又有孝心。

然，慕苓这个志向才真真正正是马淑球的致命伤。

她一直希望林江的那盘生意可以顺利放到儿子慕达的手上去。慕苓长大了，始终要出嫁。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再得父亲的欢心，到手的家资仍不过尔尔。

如今，这女儿一上学，已经威风八面。那年头，考上本港大学的女生，宛如凤毛麟角，矜贵更添一重。还供读商科，准备继承父亲衣钵，就是直接威胁到马淑球的利益了。

她心想，非想法子不可了。

当年，马淑球肯充作填房，难道是看上了林江一把年纪，早已年过五十吗？又难道林江有事无事，把小腿踩在凳上，用手拼命搓揉他那有皮肤病的脚，那种动静，和他那平庸的长相对马淑球是一种吸引？笑话了。

无非看在林江有一间规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寿山纺织厂，再加上前妻也不过留下个女儿来，情势大好之故。

谁知会如此人算不如天算呢？马淑球在林慕苓上了大学的这一年，心境就没有好过，动辄只有拿佣人来出气，臭骂一顿，别无他法。

慕苓上大学的这第一年暑假，因校园风气的影响，她非常乐意的去父亲工厂内做暑期工，她跟林江说：

“爸爸，看在我和你亲戚上头，请多加一点薪金。我储蓄起来，作为明年或今年底跟同学到东南亚旅行的费用。这样子比届时摊开手掌向你取旅费更有意义是不是？”

“是！是！”林江开心地一迭连声地应。

林慕苓所言不差，林江就真有种照顾亲戚朋友的怪脾气，那年头，谁在乡间出来本城谋生，要到他帮忙，林江多数会答应，旁的什么人嘀咕，他总是会说：

“看在我和他是亲戚上头，就帮这一把吧！”

马淑球一听就别个脸去，似笑非笑地说：

“这看在我和他是亲戚上头的话，不知害了多少身家。”

马淑球有她的埋怨，林江依然故我。

这个暑假刚开始，他又收容了刚自内地申请到本城长居的表亲赵一波在寿山纺织厂做事。

赵一波的而且确是林江的亲戚，血缘关系再推上两代。

林江的母亲跟赵一波的母亲是表姊妹，二人年纪相差十年，却相当的投契，嫁后当然一直过从甚密。赵一波母亲嫁后很久依然不育，求神拜佛多年才得偿所愿。故而林江与赵一波的年纪距离颇大。

赵一波跟林江就是俗语所谓的第二代“表”，也还没到“嘴翘”的地步，感情尚属不错。

在内地，赵一波其实是中学高材生，南下之前曾就读大专，修读工程。

他之所以能申请到本城居住，林江是很出了一点力，花了一笔可观数目不在话下。

因为林江的母亲临终时，曾嘱咐林江照顾几位亲属，她说跟赵一波的母亲情同姊妹，这些年，分隔二地，甚是挂念，知道小表妹母子在内陆很受了一点苦，但愿能把她心目中的“波仔”弄出本城来让他日子好过一点。

于是林江秉承母命，如言进行。辗转候了三年，才算申请成功。

又是在亲戚上头，赵一波开始在寿山纺织厂上班了。

非但上班，且在纺织厂的员工宿舍内寄住，在本城没有亲人故旧的赵一波就以此为家。

他碰见林慕苓是在她返暑期工后的第三天。